

构式“一顿 + VP”的认知研究

彭兵转, 翟芮晗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8日

摘要

本文基于构式语法与主观性理论, 考察了构式“一顿 + VP”的句法特征、语义属性、语用功能及其主观性。研究发现, 此构式在句法上呈现出“一顿”需具备固定前置状语特征, VP需具备动态动作性动词特征, 构式“一顿 + VP”整体需具备句法扩展性特征; 语义上具有动态延续性、动量完整性、动作-结果融合性的属性; 语用上承载主观大量、感知强化和交互立场等功能。其主观性则表现为说写者的情感、意图及其视角。本研究为构式“一顿 + VP”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具体参考, 也丰富了构式语法与主观性理论在构式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

构式“一顿 + VP”, 构式语法, 主观性

A Cognitiv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Yidun + VP”

Bingzhuan Peng, Ruihan Zh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May 27, 2026; accepted: June 29, 2026; published: July 8, 2026

Abstract

Based on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subjectivity the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yntactic features, semantic properties,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construction “yidun + VP”. It is found that syntactically, “yidun” functions as a fixed fronting adverbial, the VP requires dynamic and actional verbs, and the construction as a whole allows syntactic expansion. Semantically, the constru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 duration, complete event quantifi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ction and result. Pragmatically, it conveys subjective abundance, perceptual intensification, and interactive stance. Its subjectivity is reflected in the speaker’s emotion, intention and perspective.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ncret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yidun* + VP” construction and enriches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subjectivity theory in construction studies.

Keywords

The “*Yidun* + VP”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 Subjectiv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一顿”可以与动词或动词短语结合,但不同的位置往往会导致整体含义发生极大变化,例如:

- (1) 捋筋一顿 下楼 风太大了 上楼拍两张得了哈哈哈哈哈
- (2) 连续整理三天房子,我这手指关节都像被打了一顿了
- (3) 把背刺我的女生骂了一顿,她告家长了,我怕给猫猫造成麻烦就很愧疚,但猫猫真的像我的英雄一样……
- (4) 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惯着她,一顿怒骂真解气!
- (5) 这两天简直是生粉属性大爆发,佛了这么久,也不管是不是个人号了,框框一顿输出。

在示例(1)~(3)当中,“一顿”以补语的身份出现在动词之后。其中,例(1)与例(3)均展现出了“一顿”作为动量词的典型用法。邵敬敏(1996: p. 104)指出,“顿”强调动作需要积累到一定的数量[1]。同时动作还需具备整体性,这种特点体现了动作具有规整化计量功能。储泽祥(2023: p. 99)进一步补充,以“顿”和“口”相比较为例,动量词“顿”是从大范围或宏观视角对动作进行计数的,具有社会规约性([2], p. 99)。示例(2)中的“一顿”也可以被用作补语成分,对动词“打”进行一个完整的计量,然而例子中的“打一顿”不仅仅局限于字面意思,更具有隐喻的意味,它并不是单纯的身体攻击,而是用以具体描述手指关节的疼痛。示例(4)和示例(5)中的“一顿”则用作状语存在于动词短语的前面。此时,“一顿”的功能就从客观的计量功能转变成主观的描摹功能。从信息结构角度来看,改变句子中某些成分的位置可以一并影响信息焦点及其主观性,从而进一步加强整个动作的影响性之大与说写者的主观认同之强。同样,“一顿”存在于 VP 之前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重组方法:即通过将原本作补语的动量成分从补语位置前移到状语位置,使动作过程与结果被整合并集中在信息结构之中,从而使得说写者对动作的“数量”以及“质量”的主观性大大增强。

近些年来,“一顿 + VP”这类构式的运用十分广泛,在学界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而对于该构式的构成与特点,并没有更多更具体的论述。基于此,本文以构式“一顿 + VP”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句法特征、语义属性、语用功能及其主观性。

2. 文献综述

2.1. 构式“一顿 + VP”及其所属“一量 + VP”

构式“一顿 + VP”并非孤立现象,它与“一通 + VP”“一把 + VP”等共同构成“一量 + VP”构式家族。对该家族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李宇明(1998: p. 110)指出,“一量 + VP”中的“一

量”常被视为“主观小量”，用以反衬动作结果的超常性[3]。温锁林(2011: p. 63)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以小量显大果”的对比性结构，认为该语序具有强烈的主观性[4]。这些发现揭示了该类构式共有的主观描摹功能，为本文分析构式“一顿 + VP”提供了理论视角。然而，上述研究主要聚焦于“一量”作为整体范畴的共性特征，对“一顿”这一特定动量词在构式中的独特表现及其主观性关注不足。

具体到构式“一顿 + VP”，吴鹏、李宏(2025: p. 101)认为构式“一顿 + VP”可以同时表示动作量，并且更加强调动作行为的强度量级、变动区间等其他情状特征[5]。该研究注意到了构式的主观描摹倾向，但侧重于宏观语用价值的描述，对其句法限制和语义属性关注不足。随着网络语言的大力兴起，储泽祥(2023: p. 100)认为“一顿 V”中的 V 除了吃义动词，主要还是以损耗、伤害性动作动词为主，施事、受事依然属于必有论元，然而已经逐渐超出此范围，扩展到其他可持续性动作动词范围中([2], p. 100)。该研究精准捕捉了 VP 的语义特征，但其重点在于描写语序变化带来的客观语义差异，对构式整体的句法扩展性及语用功能研究不足。袁媛(2012: p. 32)认为能进入构式“一顿 + VP”的 VP 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本就可以搭配“VP 了一顿”的饮食、打骂义动词，另一类是原本不能搭配“VP 了一顿”的动词，比如“搭桥”“得瑟”以及“抓狂”[6]。该研究注意到了该构式的特殊性，但主要基于词语的固有语义特征进行分类，未能从构式的整体出发考察其内部结构特征与表达功能。

可见，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多在描写层面，未能系统回答构式“一顿 + VP”的句法特征、语义属性与语用功能及其体现的主观性。基于此，本文拟在继承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该构式的句法特征、语义属性与语用功能及其主观性，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2.2. 构式语理论

Goldberg (1995: p. 4)提出，当一个构式的某一或某些属性无法从语法中已有的其他构式中严格预测出时，它就被定义成为一个独立的构式[7]。Croft (2001: p. 4)认为，构式是句法表征的基本单位([8], p. 4)。Croft (2001: p. 48)指出，构式并非是范畴和关系，而是句法表征的基本、原始单位([8], p. 48)。这些观点将研究焦点引向了语言中那些具有特定语用功能的表达形式，因为它们的整体意义常常超越了字面组合义，在长期高频的使用中被规约化。几位学者的观点共同构建了构式语法的核心理论框架，尤为适用于“一顿 + VP”这类构式的研究。

2.3. 语言的主观性

沈家煊(2001: p. 268)认为，语言的主观性是指说话人表达话语时，会或多或少带上其个人色彩与主观印记的一种语言特性[9]。Lyons (1977: p. 739)指出主观性的概念可以体现为，说话人在说话的同时，对所发出的话语进行评论，并表达出对所阐述内容的态度[10]。Benveniste (1973: p. 224)指出，这里我们所讨论的“主观性”，是指说话人使自身成为“主体”的能力[11]。从认知语法角度而言，几位学者共同揭示了主观性不仅能够渗透进话语中，更作用于语言的形式与结构，说写者可以借助一定的句法手段，引导读者对视角进行识解、唤起情感共鸣，从而实现立场的传递与交互。这为从形式 - 功能对应关系方面考察主观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往一些研究也都有过对于“一量 + VP”类构式的关注，但是大多集中在“一通”“一气”这些方面，至于像“一顿 + VP”这样虽然也是同一类型的构式，还是鲜少有人关注，并且也未对其从句法、语义以及语用层面上展开深入的研究。现在的研究多集中于说写者的判断、情感以及认识角度，但并没有把说写者的意图及视角融入其中。基于此，本文拟运用构式语法和主观性理论对“一顿 + VP”这一构式进行考察，利用 CCL 语料库的真实语料来探讨“该构式的句法特征、语义属性、语用功能及其主观性。”

3. 语料来源及提取

本文语料来源主要是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首先,系统搜索构式“一顿(v)”的句子并从中随机挑选原始语料,再依据本文所述构式“一顿 + VP”定义的标准即“一顿”直接前置到动词或动词短语前做状语,逐一经过人工判断筛选以确定符合构式“一顿 + VP”的用例,同时保留“一顿”作定语和补语出现在“一顿 + VP”之后位置的用例,以构建对比语料集。构式“一顿 + VP”分析语料集与对比语料集的形成保证了语料收集的全面与详尽。

4. “一顿 + VP”的构式分析

4.1. 构式“一顿 + VP”的句法特征

构式“一顿 + VP”的句法特征可以从构成成分与整体结构两个层面来分析,先聚焦核心构成成分“一顿”与VP的句法特征,再探讨构式整体的句法功能与扩展规律,以下分点来具体说明。

4.1.1. 专用动量短语“一顿”的句法特征

“一顿”是专用动量短语,在这类构式里有固定前置状语属性,不能省略,也不能替换成其他的动量短语,动量短语与VP之间的修饰关系非常紧密,没有其它成分能插入。“一顿”的这种句法特点就是这种构式的基本格局,进而决定了这个构式的语义属性和语用功能。另外,动量短语的前置和固化是有一定道理可循的:有些构式的动量短语是不可以省略也不可替换的,并且固定在状语位置上,因此其功能也不仅仅是基础的动量意义。

(1) 索性被警察识破了,纠众来拿我,我一顿打死他几个,再一枪自杀了倒是痛快!

此处“一顿”前置修饰动词“打死”,直接充当状语,中间无其他成分,若将“一顿”替换为“一次”“一番”,如“我一次打死他几个”,虽语法成立,但原句所含的动作猛烈、不计后果的主观情态完全消失,可见“一顿”是该构式句法与语义的核心成分,具有不可替代性。

(2) 惠生当是真话,接了钱欣然回家,才待开口,就被谢氏一顿排喧,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

“一顿”置于动词“排喧”之前,构成典型的构式“一顿 + VP”,且“一顿”不能省略,若去掉“一顿”,变为“就被谢氏一顿排喧”,则仅能陈述“排喧”事件的发生,无法凸显“排喧”的集中性与猛烈程度,构式的主观描摹功能也随之丧失,进一步印证了“一顿”在构式中的核心句法地位。

4.1.2. 述谓成分VP的句法特征

构式“一顿 + VP”中的述谓成分VP以单音节或双音节动作动词为核心,多为及物动词,可带宾语,少数为不及物动词,但需能体现动态的动作过程,静态动词一般不能进入该构式。

(3) 并且夏瞎子为她挨了一顿打,她又不避危险的替夏瞎子求饶,倒成了个共过患难的相好,以后必更加亲热。

这里的VP核心是单音节及物动词“打”,后面带上了宾语“她”,“打她”属于述宾结构,“打”是个普通表示动作的动词,有很强的动作性,“一顿”修饰“打”表达一次集中的击打动作,符合构式对VP的要求。

(4) 黑影里咻咻跑几条狼狗,被西崽一顿吆喝,旁边走出人来将狗拴了去了。

VP核心为双音节不及物动词“吆喝”,虽不带宾语,但“吆喝”本身表示大声呼喊的动态动作过程,

可与“一顿”搭配, 形成“一顿吆喝”的表达, 凸显“吆喝”的集中性和力度, 若替换为静态动词“安静”, 构成“一顿安静”, 则完全不成立, 这印证了构式对 VP 动态属性的要求。

4.1.3. 构式整体的句法特征

构式“一顿 + VP”整体可充当句子的谓语或谓语中心语, 构式前后可添加状语或补语, 但需保持“一顿 + VP”的核心框架不被拆分。此外, 构式常与表情绪和语气的成分共现, 以增强主观表达效果。

(5) 圣祖闻奏, 呆了半晌道: “这一层倒没有虑到。那起不知死活的糊涂种子, 倘要真是这么闹起来, 我也免不了挨一顿骂呢。”

“挨一顿骂”作为“免不了”的宾语, 整体充当句子的谓语中心语, 构成“免不了 + 一顿 + VP”的扩展形式, 核心框架“一顿 + 骂”未被拆分。句末的语气词“呢”与构式共现, 进一步强化了圣祖担忧、无奈的主观语气, 体现了构式的句法扩展和语气协同。

(6) 我先前哄过他, 准备先挨一顿骂, 我立的端端正正喊了声“报告”!

“一顿 + 骂”是其基本构式, 与“挨”组合形成“挨一顿骂”, 作复句的第二分句谓语中心语, “先”状语后置修饰整个构式, 但并没有拆分“一顿 + 骂”的基本框架。构式的句法扩展使得句子的语义层次更为丰富, 但是构式的自身功能没有变化, 由此说明构式句法结构稳定性与灵活性并存。

因此, 构式“一顿 + VP”的句法具有一定层级性, “一顿”的前置状语固定性决定了构式的构成条件, 述谓部分 VP 采用动态性的动作动词是该构式的语义适配性要件, 而构式的句法扩展性则决定了构式的句法整体性特点。

4.2. 构式“一顿 + VP”的语义属性

构式“一顿 + VP”的语义核心在于对动作情状的描摹, 呈现出鲜明的多维属性。这些属性相互关联, 共同支撑构式的主观描摹功能, 具体可从动态延续性、动量完整性与动作 - 结果融合性三个方面解析。

4.2.1. 动态延续性

“一顿 + VP”是动态延续性的构式, 所描述的动作不是瞬间一次性完成的动作, 而是有短暂时间发生且中间不停顿的动作。这样的构式能使句中动作显得像一个过程, 并增添了语言画面感。

(7) 佩芳倒不料为了这事, 反来受金太太当大众一顿教训。

“一顿教训”并不是一个瞬间的动作, 而是一个金太太当众数落、教导的过程。从意义上看, “一顿”将“教训”做成了一个有持续时间的过程, 让读者产生了一种连续不断的语义联想, 并不是一次以一个动作来完成的过程, 突出了该构式所表达内容的动态延续性。

(8) 啊! 好大口气! 我倒受了他一顿教训!

“一顿教训”包含的对方持续不断地进行指责、教导的语义在动作上也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啊!”表达的惊叹在语气表达上和这个构式的动态延续语义能够相对应, 从而使说写者感受到整个教训的过程, 也就强化了教训之后的愤怒情绪, 增强了表达时的语势。

4.2.2. 动量完整性

动量完整性是构式“一顿 + VP”的语义核, 指的是构式所表征的动作具有明确的起始点和终点, 在空间和时间轴上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 没有未完成的语义指向, 更不能有中断的可能。而“一顿”作为专用动量词, 主要功能是标记动作的完整计量单位, 这也是与其所对应的动量成分的原型意义的一致性。

(9) 我好好的, 没有一点过错, 也要无缘无故地挨一顿骂。

“一顿骂”意味着从头到尾经历了开始骂、中间骂和结束骂三个阶段的完整过程, 没有暗含中途住住的意思。“无缘无故”的意思是责骂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理由, 说明其责骂本身是完全没有任何缘由的。之所以会有这种语义特性, 在于该构式的动量完整性。

(10) 它只能表明, 那些策动匈牙利叛乱的人在受到匈牙利人民一顿教训和自己的阴谋诡计失败以后, 竟采取了多么卑鄙的手法。

“一顿教训”意思是匈牙利人民对反叛分子施加了一次完整且不可中断的惩戒行动, 这一行动从头到尾一气呵成, 充分体现了动量完整性。在此之后, 自然就可以得出其阴谋诡计弄巧成拙的结果。

4.2.3. 动作 - 结果融合性

构式“一顿 + VP”是动词谓语句, 表示一定的动作意义, 描述某一动作所引发的结果, 且该结果又是该动作的一部分, “一顿 + VP”的目的就在于获取这种动作结果, 且二者之间不可分离。就其实现交际来讲, 实质上是该构式客观上起作用的效果体现。

(11) 娘娘不接驾, 爷只道我们没有教导娘娘, 又要白受一顿教训, 娘娘只当可怜我们。

“一顿教训”意为描写“爷”因“娘娘不接驾”向“我们”连续严加指责的过程, 暗含若训教不力, “我们”将遭受制裁的意思。“一顿”通过虚指的数量范围表现出“教训”的全覆盖性、排他性和权威性, 从而使动作和行为过程与承担的结果之间联系得更为紧密, 使得动作与结果自然交织在一起。

(12) 假使有一天揭破了假面具, 一顿发泄, 那就糟不堪言了。

“一顿发泄”是一个两成分句, 其后的“糟不堪言了”直接点出了结果, 二者是从动作到结果的关联。“一顿”放在前面增强了“发泄”的失控性以及不可控性, 还能让人自然想象出后面要有的“糟不堪言了”, 这种语义上的“糟不堪言了”来自于前置的“一顿”。这样就不存在其他因果关系的标记词, 表达上语义高度压缩。

总的来看, 构式“一顿 + VP”的语义属性相互关联, 动态延续性展现动作的时间维度, 动量完整性界定动作的量度边界, 动作 - 结果融合性则实现语义的高效整合, 三者共同构成该构式的核心语义体系。

4.3. 构式“一顿 + VP”的语用功能

基于句法特征与语义属性, 构式“一顿 + VP”在实际交际中形成了以主观表达为核心的语用功能体系, 旨在提升表达的生动性与互动性, 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4.3.1. 主观大量功能

构式“一顿 + VP”的核心语用功能是表达主观大量, 即说写者通过构式传递“动作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量级饱和”的主观评价, 这种“大量”并非客观可计量的数值, 而是基于说写者主观感知的量级判断。然而这一功能的实现, 有赖于动量短语前置所带来的效果。

(13) 明先生被洋人传了去, 受了一顿审问。

“一顿审问”写出了对被审问人的神色检查之严苛和时间持久之乏味, 并让他们感觉无比羞辱。这个构式使动词“审问”起到强化的效果, 用于表达“审问”的动作情状, 另一方面也可表明说写者对这一事件的褒贬态度, 此外也有助于使读者获得更强的感知体验。

(14) 班长到连部去要求释放, 也受了一顿训斥。

“一顿训斥”将上级粗暴地否定班长的“要求释放”态度呈现得淋漓尽致, 训斥严肃、绵延、不断。用这个构式让读者更有画面感地去了解班长面对压力受制的状态, 增强故事场景的真实性和人物的张力。

4.3.2. 感知强化功能

感知强化是指构式“一顿 + VP”可以将某个动作的情状生动地展示给听话者或者读者看, 使人们能更多地感受到这个动作是怎样发生的, 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让所描述的事物更加具体可感。它符合口语交际生动形象的要求, 因此也是本构式常被运用到日常交际中的原因。

(15) 看到满屋狼藉, 他二话不说, 抄起扫帚拖把就是一顿收拾, 动作又快又猛。

“一顿收拾”, 以构式形象展现了动作进行得密集、连贯、专心的状态。“就是”用以强调, “又快又猛”加以补充说明, 使得说写者所叙述的动作越发显得急促有力。读者由其构式得之, 顿觉清扫既快且猛, 而说写者对此种清扫情景又极为惊叹, 使人仿佛真有置身其间之感。在这里, 具象性的“打扫”行动通过构式表现得格外具体可感, 这就是构式的感知强化功能。

4.3.3. 交互立场功能

交互立场功能指构式“一顿 + VP”在交际中能够传递说写者的立场、态度和情绪, 帮助说写者构建与听话人的互动关系, 实现情绪表达、立场表明等交际目的。

(16) 对这种背后嚼舌根的人, 你就该当面一顿怼, 让他知道厉害。

所谓“一顿怼”, 直言无讳, 旗帜鲜明地表达否定对方造谣生事行为、必须给予还击、决不能一味隐忍的立场态度, 不只是表达了“怼”的动作性, 也宣示着说写者的直爽无忌和对隐忍宽容的反对, 这不仅是希望达成某种有话当面说的行为后果, 也是让听者认可和共鸣自己的观点或意见, 目的在于促使双方达到某种交互的目的。

(17) 玉宝挨了这么一顿训, 心中反倒舒舒坦坦地, 回头就想了个巧主意, 一口气往喜禄家走去。

该例说写者用“一顿训”的构式进行叙事。事实上, 挨训是发生过的负项事件, 但是和“心中反倒舒舒坦坦”语义相对, 把一个负项的事件叙述为正向的心理表征, 突出的是玉宝的机灵和释然。构式在简化叙事的过程里, 加入了说写者的感情痕迹, 并且给后续的行为取向埋下伏笔, 同时又暗藏拐点的引导作用, 这是叙事意图的显露。

构式“一顿 + VP”的主观表达功能以表达“一顿 + VP”为基础, 充分发挥了主观大量功能、感知强化功能以及交互立场功能, 并主要为了体现说写者言说事件的客观状态为基本目标而展开。

研究发现, 构式“一顿 + VP”的句法特征、语义属性及语用功能分别各有不同: 从句法层面来说, “一顿”为前置状语属性固定化且不可互换, VP则是动态动作性动词, 构式整体可拓展; 从语义层面来说, 动态延续性、动量完整性和动作-结果融合性保证了构式的主观性描摹; 从语用层面来说, 通过主观大量、感知强化和交互立场功能, 以不同方式达成了该构式的量级评价、形象表义和立场传递的交际功能。

5. 构式“一顿 + VP”的主观性

沈家煊(2001: p. 268)认为主观性指的是一种语言上的特点, 这种特点即为说话人的话语中不可避免会总是包含其个人的情感印记[9]。构式“一顿 + VP”的句法结构中, “一顿”前置为状语所体现出的句法特点早已经超出了数量上的计数功能而起到为词语添加感情色彩的作用。下文从说写者的情感、意图、

视角三个维度入手, 运用例子分析并讨论该构式的主观性。

5.1. 说写者情感

构式“一顿 + VP”的主观性主要体现在说写者情感主观性的直抒胸臆, 并借助于情状的动作描摹表现出自己的怒气、委屈和忐忑等情愫。说写者的情感可以通过动量成分表达的主观特征来传递, 不用再加情态词, 这样可以给人一种很内敛却又带有强烈情感冲击力的感觉。

(18) 登云食品店, 被蒋军吃光, 掌柜还挨了一顿打。

这则例子源自《人民日报》对蒋军所作所为的报道。撰写报道的人巧妙运用“一顿打”这样的表述形式, 将对蒋军劫掠、施暴行径的愤怒情绪, 自然地融入到了对事件的叙述之中。“一顿”这个词, 着重突出了“打”这个动作的力度之强、态度之蛮横。要是和较为客观平淡的“掌柜还被打了”这种表述相比, “一顿打”这种构式能更鲜明地展现出说写者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 以及对施暴者的强烈谴责。它让情感态度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充分贯穿, 大大增强了报道所蕴含的情感冲击力。

(19) 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动作未免有些迟缓, 结果挨了一顿打。

我用了构式“一顿打”向读者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处境: 挨了一顿打, 即得到妈妈的一顿揍。与此同时, “动作未免有些迟缓”的辩白与“挨了一顿打”的事实形成对比, “一顿”形容副词, 则强调拳脚之重。用“一顿打”这个构式就足以向读者传达说写者委屈、无奈的情感。在这一句话里, “一顿打”这个构式化身为情感的载体。

5.2. 说写者意图

说写者意图即通过构式“一顿 + VP”传递警示、预判、劝诫等交际目的。因此, 当说写者选择“一顿 + VP”这一构式时, 不仅是在陈述一个事件, 更是在调用该构式所固化的语用功能与情态, 以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

(20) 他们不仅应受一顿教训, 而且必须作为一个榜样, 以警戒那些具有类似思想并打算走他们的道路的人们。

说写者想用“一顿教训”来传达警示他人的交际目的, “一顿”将“教训”的严肃性以及惩戒意味充分强调了出来, “应受一顿教训”更具警示效果, 也更可以看出说写者的不良态度。但可以看出此处的构式是实现劝诫目的的工具, 能使劝诫目的更加明确, 更加具有说服力。

(21) 她吁了一口气, 说: “这丫头片子好容易走了, 要让她知道, 又是一顿吵。”

本文用到了构式“一顿吵”表达“怕”的心理, 说写者通过用“一顿”表明“吵”的激烈性, 并用“又是”说明之前争吵的次数已经很多, 因此通过这个构式, 让听众感觉到会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说写者向听话者传话, 即将发出的声音具有强烈对立的意味, 以及但愿别人不知道的预期, 表达出想要和平解决的想法。

5.3. 说写者视角

寇鑫、袁毓林(2018: p. 45)指出正是说话人选择了“事件相关者”的这一视角来考察事件, 才得以发觉以及评判出事件的“影响”程度之高[12]。

(22) 送小癞回家, 我自然挨妈妈一顿骂。

该例采用第一人称视角, 在事件中以亲历者的身份现身说法, 运用构式“一顿骂”来呈现说写者自

身将承受挨骂的现实,句中“自然”搭配该构式能显示出说写者预知自身会受到挨骂这一结果,并接受自己的言行将遭到来自该类的人身攻击性的言辞。而借助构式的表达方式,则进一步强化了说写者第一人称视角的带入感,方便读者站在该说写者的角度感受故事,体会该说写者自知言语不当,最终被惩罚的接受态度。

(23) 说句老实话,我心里真害怕郭师傅回来这一顿吵。

这个例子也是运用第一人称视角,不过这次是关注到自己内心的害怕,说写者以“一顿吵”为标记把叙事视角固定到了郭师傅回来后的冲突场景。直接用“真害怕”加上构式“一顿吵”,是为了更好地表征说写者内心的紧张感,增强叙事视角的主观性。使用“一顿吵”这种构式来表达有助于说写者更准确地定位到叙事焦点上,让读者从事情发展过程中说写者的担忧心理去感受其否定与排斥心理。

研究表明,构式“一顿 + VP”从情感层面讲,句式借助描摹情状表达了生气、委屈等情态意义,不需要借助情态词就能有富有感染力的感情色彩;从意图层面讲,句式借助“主观描摹”的话语行为完成“告诫”“预判”的目的表义;从视角层面讲,句式根据不同的叙事焦点,更易于使不同侧重点下的人物形象突出出现,进而来增加读者对事件的身临其境感,增强说写者根据自身认知把握事件的能力。以上三重制约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了构式“一顿 + VP”的主观性,同时证明了构式语法“形式 - 意义 - 功能”统一体现的观点,也体现了构式“一顿 + VP”作为主观性表达载体的价值所在。

6. 结论

本研究以构式语法和主观性理论为支撑,结合 CCL 语料库的真实语料,对构式“一顿 + VP”进行考察,揭示了该构式所激活的句法、语义及语用层面的核心框架,明确了其层级化的句法特征、三维语义属性、三类语用功能,总结了基于说写者情感、意图、视角三维度的主观性。在实际使用中,该构式表达了说写者对动作情状的主观描摹,突破了“一顿”单纯的动量计量功能,实现了主观情感、意图与视角的传递,有助于增强语言表达的感染力与生动性,同时也印证了构式语法“形式 - 意义 - 功能”相统一的核心观点,为“一量 + VP”类构式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 [1] 邵敬敏. 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动词的选择关系[J]. 中国语文, 1996(2): 100-109.
- [2] 储泽祥. “一顿 V”语序带来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J]. 汉语学报, 2023(4): 96-106.
- [3] 李宇明. “一量 VP”的语法、语义特点[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8(3): 102-113.
- [4] 温锁林. “一量 VP”与“VP 一量”的句法与表意差别[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7(2): 61-65.
- [5] 吴鹏, 李宏. 场景摹状构式“一顿+VP”的语义特点及语用价值[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25(3): 100-108.
- [6] 袁媛. 新构式“一顿+VP”考察[J]. 学习月刊, 2012(14): 32-33.
- [7]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 Croft, W.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9]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33(4): 268-275.
- [10] Lyons, J. (1977) *Semantics: Volume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1] Benveniste, E. (1971)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 [12] 寇鑫, 袁毓林. “给 VP”结构的主观性分析[J]. 语言科学, 2018, 17(1): 35-48.